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屯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懇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賠

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寛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户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零址隔遠遠則不便於開領荒則未舉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

全分隨其所使開坐畝段告領戶田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沉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盪適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矣今欲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

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陪至荒歉之年便可自完誰肯鬻妻典子為人陪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負數少者猶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往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莫若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　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地

若干所拖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關俸其餘二分續徵收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懲術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之俸可住而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以蒋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

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處行數十里俱是曠地廢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逃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陪補愈重更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聚方議責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

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䘏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税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将見荒田畆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勲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欽遵查各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畆卅江者悉與除豁抛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将各衛新增田内每畆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

矣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崩坍合應除豁其地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粮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二斗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斗三合五勺共陞出粮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

開坐畝段，俱赴本衛開告，領户由開墾耕種，亦為己業。並寬二三年租稅，待過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廉錢，出為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處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合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户由，每户不過一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户内舍餘侵領，每户領户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粮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户由，每户多領五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荒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户由退出，另召

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粮屯獘廢錢可清矣

三邊屯田議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若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奏曰[illegible]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晋步士

高人屯田地數千步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忘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邊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爲十五屯每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中至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横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會也里术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黄河

也河之東行又歧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尕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赤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

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逆河碣石入于渤海燕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漯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氾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

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識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蓋斷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若復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田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

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拘小知遂以河決歸于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非能僨事者也

蘇松水利疏　夏元吉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齎水利集以賜臣元吉講究拯治之法但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

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松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深闊上接大黄浦以達迎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於民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金景輝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遠哉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靖江浦增脩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廒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

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遍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畿內買納況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綿布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種有限而四方買糶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之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國者與儲之於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令畿內之地正當充實置

容虛耗剋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若得
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兩必泉脉
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
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
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舊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
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
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
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粮俱免陸
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
遲滯一帶閘座擁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伏乞 聖明晋

意也卒

定訐謨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從治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從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措衝衛河長從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十里之內散逸瀰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厪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
艱生民之昏墊 勑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
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
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
年塞之不效當時貴戚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
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籲神祇又令將
軍以下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
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關係運道之通塞不啻之不可已者焉可以噎而廢食哉且黄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淤澱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衽席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絶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

舉賑濟之需皆頼以給故曾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興此大役其得
已乎且合用椿草鐵石船塲等料幷傭工口粮動以萬億
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粮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
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
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粮皆當預備
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
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
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　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為無
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　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

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發從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往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借陳伏望斷自 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將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 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

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
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必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
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
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
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兖州府
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
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
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
併力築塞管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規畫者悉聽取用俾
盡巧思並展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

身遇有疾病擬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輙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乞 勑廷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幸甚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臣竊思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銳等多累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咸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

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粮每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典籍照然而可據蹤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諸　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況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增補閘夫見在無事於復僉閘官見任無事於重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通惠洺洺無阻參將王佐曾歟

而行之特易易耳但舟至逕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
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粮儲南
米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
飢餧况今止通粮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
源也臣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
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民幾欲具疏　上聞猶
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
關粮或被官吏自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過用空手而
回或陰雨連晴放遲而費如斯之窘深為隱憂臣因考之
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

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哉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
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以後因漕運稽違暫將京儲收貯
通倉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
莫之能改遂使一帶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
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
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
若使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
燒毀　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徒以閘運省
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　陛下
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乞 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備補借之名厰必有贓濫并其他用度量支備倉餘剩巡倉職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亦不下數十萬以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凡令覔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浚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移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 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强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臣愚又以漕運糧儲 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并進脚價

倘循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稍加脩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船剝而復行蓋止者固由勢要奸徒圖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於塞自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闊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道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功程浩大切近　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應照循舊規修濬河閘等　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特閘門洞闊初冬水涸流

波尚且不絶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於通州
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闤闠鱗次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至本城
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廢土壩
地基西北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
築高闊多用椿木磚石甃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
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搬運之難然閘
壩相去窵遠各添設閘官吏二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
流二閘看守新壩以防淤決載觀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
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

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源之水出于西山玉泉由海子經流　大内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酌而行之可也

治河通運以濟　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兹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　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嚴衛　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

喉之氣也今之被水淤占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必阻猶人嗝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皆河流致之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番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

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

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潰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淤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衍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罹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

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循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撈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船

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歲來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様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曾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

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取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俾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夾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厰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當涂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歷則宜補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取土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試驗未敢執定爲是乞　敕下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

力一面親驗可行趂今興役開挑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藉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旣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勑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灶煎餘鹽照常發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雇役近河貧民并備應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從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實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況我　國家全盛食鹽生齒

數倍于昔而塩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塩也今取而
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塩既官賣民間私
塩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塩徒意外之虞可無又彌大患
豈不當爲然以爲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衆之以占利
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 國計
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
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派亦宜盡聚江浙衢嚴二府之
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
給之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
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

過河州縣之民近年最爲困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
望
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
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
用者或將原解州縣倒撥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
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渠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
又因而多用人夫奉送其士夫往來船隻亦勢多索人夫
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
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
而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
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慮甚忠然聞其事勢甚

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
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
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其河流
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 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
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
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挑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
南相應衛分根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壯
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乞急救河水渰沒民田疏　　王廷相

看得巡按中路御史題稱葉縣輸租田有定額歲無豐歉

而惟正之供所不敢者固吡庚之常也今獻縣地方西北
二面田賦之地四望如湖縱遇豐年匪稼何穡其粮馬常
賦不敢議蠲者有司不免株連追納豈但苦逼失業之民
將拜全社而累斃矣富者移而貧者逃而無復還鄉里之
望戶口消亾勢固然也臣奉　命巡捕是路雖職匪關然
目擊痛心誠有如恫瘝在身而不忍恝然焉者因遍訪士
農里老人等頗得其縣舊古滹沱河原徑自晉州深州
武強等縣東流入海自嘉靖七年波濤泛漲漸將深州舊
城西河身淤衝約二十餘里阻水不通折轉東北刷衝大
河害及該縣以至天津占沒軍民粮地不能悉數苟非大

加疏治之功不數年而浸及于 京師矣雖該邑民王木
等幷知縣劉沭然部有奏訴亦聞荷 俞旨第委官庸闇
利害兩端雜於前輕重大較蔽於中往往以巨患之難除
國賦之難議苟且顧避終坐視而已矣切照實因彼處河
身淤塞變為饒畛富室據小利操其贏以百計阻撓勘官
憚其難或受其囑遂不顧茲水之有損於 國害于民甚
大且常也該縣訓導程鑑知之尤詳備謂自獻縣而言之
不過西北二面二千餘戶不得其業耳其餘阻洳墊溺去
處不可遙度者又豈得以一二計歟苟非得剛廉任事之
臣則故河終不可疏萬姓剥膚之災終不可除也臣深默

其說自謂備徵耳目親覩民害如此敢不以聞于　陛下也耶臣切見我　陛下奉　天愛民毋無不至特臣下不能奉君而敷宣之耳且如京西琉璃河民病徒涉　陛下曾不惜帑費建橋梁以便往來中外感恬爲甚况此河水傷民爲害甚大除損　國税甚多　陛下豈不聞而軫念于衷耶臣又聞琉璃下流亦有於寨若不乘時疏濬橋梁雖建終必衝損但出於遙聞而不敢執奏惟兹水患得于親見之真者肅瀆　宸聰如蒙　皇上痛加憫惜乞　勅工部都察院會行撫按官員勒限踏勘源流被災去處先豁民租以挽流移然後計工挑濬務復古河以洩泛漲次

附沿尋舊堤隨宜築塞以為固防衝塞之長水所陷溺之地可復為築稼之場墊溺之民行將見更生之樂豈但民有恒產而　國稅可無陰損之虞矣若權宜下策則通計淪沒田畝蠲豁常賦又量古河淤墾而核案加稅庶民困亦可少蘇　國稅不至坐減也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忠與農功廣　聖恩以隆　聖化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

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昆竊念以為治河懇
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實益治事相
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
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
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
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
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
千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
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

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功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猶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

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海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粮荒田之端屢蒙俞允則於今日舉脩溝

溢之故以幾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竊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屢被衝決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壠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　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

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脉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没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文茲無自來脩繕陂塘渠堰蓄泄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亙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既脩則昔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畝以圖飽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若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

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亟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祭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

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必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界限由鄉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埂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大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

游且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埂壟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乎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施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救死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稍易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者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衞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住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乎天下

衛所食粮軍犯莫紀其數况今會計如 王府禄粮亦且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爲虛靡今欲爲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隷各問刑衙門除奉 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必倣宋人民屯之法隷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粮荒田自給口粮三年之後量徵屯粮若曾 赦不願還鄉聽其爲民前田永爲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窘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

贖亦不廢洎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為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原額均徭編銀肆萬玖百餘兩該夫役壹萬肆千貳百餘名約計僱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　勑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僱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卹稅糧陪貱之苦議

養馬積習之獘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
凡齗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與諸臣皆相與推
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
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横奔
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脩古人
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
饋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
利者也所謂蠲荒糧以復流移者切見凡近黄河一帶地
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税糧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税糧差
徭又復責令見户包倍賺轉貼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

止臣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乾奏奉蠲免
今欲開墾荒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
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粮若係小民逋欠悉
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粮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
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
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
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
兵部侍郎王以旂奉　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
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從决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
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

年糴粮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夫食在依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粮募饑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脩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勞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粮既糴人力以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秖是虛應故事今軍擇專重無如撫巡乞　勑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

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冊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持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從决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

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慱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許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 命治河適當群議方興天和專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節有 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求宜欽遵臣恐將來黄河從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

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為切近況北直隸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是垂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

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備禦之法臣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聖明留意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營繕

脩建國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賢士所聚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材皆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弱皆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　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

之具無不詳繇問咨完備又屬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術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費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辟之與行其所事者治禮儀明人倫講術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　駕臨北

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刑贖解部所司無自措置
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
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葺荊府多敝
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柱西撐飄尾斷椽脫落大
半居然廢址在民疾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
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內帑為之未過也有可已
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樂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
階賛尭卑宮賛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
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
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

又不用玩璃亦叢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毀之矣改之非孝子毀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人之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飭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玩璃美寧先王

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受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静思懵悟少有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巠善處使賢王德如純壁名若完匯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几百供

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隨供奉文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耳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聚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安况賊盗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則令鄱陽湖賊舡數百往來刼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許黑夜刼奪盗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

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累催俱未完解固由官吏違慢亦由貧民辦納不前其操江撈擄戰巡船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有如該司所慮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一百四十隻且載會典當時不聞悞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備造不致連年坐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亦當料敵度時若強敵大盜出沒於江湖之間必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

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南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戰船止於巡邏把截自不須多盖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用故也况今四方寧靜無強敵大盜之警其出沒江上者不過塩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加以府縣巡司等船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卒起兵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座巡哨等船舊例五年一脩十年一造先年損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脩理天順三年該南京內守備題奉會同外守備行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先

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冊買辦動支官錢給還戰
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爲率二分官爲出備三分原船官軍
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
將損壞船隻止行南京工部修造本部備查題 准事例
具奏仍准照舊官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外守
備題巡軍比操軍辛苦巡船損壞要行南京工部修造工
覆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買
辦仍委官壹員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
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修造本部既
失於查照題 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

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脩造從此遂成故事弘治十八年
又該本部奏　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計物料坐派直隷
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爲定例各船旗軍因戰
船損壞俱本部脩造利害不切于彼遂將戰船視爲官物
非止不加愛惜甚或暗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損壞
摧及年分則又移文本部脩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運糧
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損壞尚與官停半出辦脩造操江官
軍安逸已甚戰船損壞反不出分文止行本部脩造已爲
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爲未便乞　勑該部會同
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采乞將戰巡船量留二百

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拆卸堆摞候留用船隻損壞即用修造不敷料銀或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爲率官二軍三或比照運船事例官軍停出戰船既減則脩造自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稍壞必還脩造益少則物料本部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便益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馮文升

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十三道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撫理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群小

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仰惟 皇上嗣登寶
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群小屏遜風紀頗
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切心惴巳無
由仰答知遇之隆惟進言納忠庶幾少效涓埃之報謹以
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以 聞一選賢能以
任風憲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
人方稱厥職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
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
朝廷分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天順八年復得
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

差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乞勑吏部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并布按二司官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實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員缺吏部據此差行人博士內行取如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會同本院考選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擬給以戒贓官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民猶狼虎之害嘉穀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

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役不叙枉法滿貫
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風紀
憲臣拿問貪贓官吏無所寬抑俱不敢挾拾具奏其風憲
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近年文
武官員被告訐發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挾拾虛詞朦朧
妄奏輙將原問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對理縱辯無干受
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斷損國體沮壞風憲是以風
憲官員互相效尤坐視不究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
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乞敕法司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
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者

不許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犯一同取問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故雖皐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哉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近年以來推官斷事等官率以年老監生除授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祇憑奸吏任情出入及各處監司多有將推官

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者乞勑吏部今後凡按察司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理問斷事有獄訟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亦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差遣如此則司刑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分巡常川在外徧歷所屬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

富近年以來多有頋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姦弊滋甚乞勑各處撫按等官今後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以利弊奏報到部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姦避事曠職苟祿者許巡按御史糾察究如此則官無廢曠而姦弊爲少革矣一申命令以飭兵務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征伐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

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脩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托上無外顧之憂下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脩一遇有警動輙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伏望降勑切責使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鋭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恩澤下布貪污歛迹倉廩充實軍

民安安允百政令無不脩舉如照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畢脩矣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祖訓皆惓惓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甚慮深且遠矣故先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實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天厭其禍俱以敗

㸌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兵馬錦衣衛官校嚴督地方深加斥逐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夫官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發治理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在外之官守令尤重蓋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往年州縣未盡得人大學士李賢奏　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亦嘗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

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頻受患近來各處州縣有一年至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拘於附選年月不得越期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至衰老不得實用乞查李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至於監司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實達於吏部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脩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衙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具送都察院初任稱職者 朝廷給

與誥勑封贈不稱職者不得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近來各衙門見本官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勸懲之典廢弛殆盡伏乞嚴加究治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御史挾私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厲士風切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郡縣

間有桂巽禮待稱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割取百端或領支脩理學校或給發盖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曾降戒諭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爲官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乞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禁所屬仍乞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耻之風共勗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為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

節用恒以國用不足為憂所以內帑金帛常有數百萬之
積近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以致庫府為之空匱天下為
之困憊 皇上登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
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止有二年之用萬一有事將
何以濟乞勑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文武官員及各王府
宗支一應軍士若干歲支本色俸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
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果
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
置使之充盛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
田或雜辨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

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臣看從宜計處則儲積可實
而國用為之少足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
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
固安永清武清漷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
問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
係異類即今壯大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
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況達官折俸
銀兩先年按季關支近來支者過時且此輩賴此養贍一
有不足為盜行刼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
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勅兵戶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

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庄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絶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爲犯治之以法允可以立久遠之規彌後日之患者宜從長計處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僧道不清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共額設僧三千七百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二十二年度僧

二十萬各年所度僧道不下數萬況其軍民壯丁私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若不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乞勑禮部不許額外再度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但係新脩私創併於古剎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童道童即令還俗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僧道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容隱者亦治以罪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濫費矣一 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

行亦我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衣服待
以筵宴豊厚饜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以來
光祿局長作弊尤為菲薄以致知禮之夷罔不譏笑臣昔
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
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勑禮部查照洪武永
樂年間事例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大宴或朔望見
辭酒飯務要差官看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
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尅減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
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一節財

用必務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在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庶故雖外征北虜內營宮殿樂於趨事不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疲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爭相進貢科取百端民愈凋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稅糧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用休息豈能蘇其困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始乞勅

禮戶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如油蠟猪羊鷄鵝及椽柴夫匠價銀兩等項增損幾何逐年上陳量加減省著為令與自今凡百用度更加撙節罷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官員則充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一足兵我以禦外侮切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亡戰必危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建設衛所籍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卅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軍老逃故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清出者百無一二在逃者十常

八九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巡備儹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餘然多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興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也況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嘯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也乞勑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三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并充軍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改正除年遠

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拆省各扎牒一本仍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山陵畢日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其南京各營官軍亦各一體清查仍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看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議復六[illegible]以明黜陟疏　王直

議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疏　明自虞周以來未有能外此

所致治也洪惟　聖朝法古爲治考績之法本於虞周
而制度詳密無以復加近該吏部尚書王文屢方面等官
不能皆得其人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　命之
日要衆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
不劾貪酷者坐其不稱及方面官公差者滿到京又要舉
劾府官等因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
各布政司御史公差往迴多至六七員少亦不下三四員
遞其先後復　命御史執首自陳在已不稱必至妄劾方
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劾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
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韓范居職豈能有爲其爲御史者

始焉既因妄劾以塞責繼焉必相訐奏而罹罪且遁者

皇上勑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將貪酷等項罷黜外其存留者未及半年矧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陟即目推舉方面則自年深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是今日之方面即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爲京官俱得稱職纔陞方面即被黜罷是以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言其意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皇上遵　祖宗之成憲體虞周之良法亦依洪武永樂年間例御史巡按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即奏請拿問不可縱其蠹政害民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以免己罪者狥私不劾者

事發坐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項布政司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題請奏請拿問五品以下就便拿問何必容其在任害民直候公差考滿到京舉劾其間又有廉能尤著者御史則候復命方面則候公差考滿到京開奏備送吏部以候擢考其他清軍刷卷巡鹽巡河點馬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綱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弊如此則無乖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俾方面等官廉能者有久任責成之道貪酷者無苟延歲月之弊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御史出巡議

胡世寧

國家除因事遣使之外每歲分遣御史出巡藩服蓋所以宣上德而詢民瘼者其職端在是也按古遣使之法莫要於漢刺使以六條察郡國莫詳於唐陸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異四賦經財實其德保能察五要簡官事是皆後世所當法者然刺使六條乃令監司之職而御史實專之唐之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蓋亦督守令而爲之或欲因是以觀政治之得失驗守令之賢否耳非欲使者躬親一一爲之也惟漢六條乃爲簡要其法非條所問即不省夫率長吏以教養斯

民者二千石也凡地方之事皆其所司惟屬此官之不得人所行之或未當又恐有豪强凌弱力所不能制子弟行私情所不忍割故立刺使以監察之若使二千石能戢子弟矣能制豪强矣能奉詔書行事不背公向私不浸漁聚歛選擧當而賞罰公矣此則二千石必已得人郡國必已大治外此皆所優為者何假於刺史之一一問之哉况今天下郡縣守令之上皆有布政分守以提調之又有按察分巡以監督之巡按之行盖又出藩臬巡守之上而摠其要者也乃欲六條之外一一而問吾恐其以一人之精力一歲之工程而欲遍歷百十之州縣經理百千之政務日

力且不暇給將或舉其細而遺其大者矣故今巡按一出山嶽動搖雖大靡弊而或有豺狼當道安然坐食其事亦可見也竊意今遣巡按宜擇剛明公正曾經作縣熟知民情之人而臨行之時面諭諄切復命之日賜對周詳庶幾古者詢事考言及遣使察民疾苦之意其出巡之事惟以省風俗去貪殘察民隱簡官事為急其次地方有大利病所當區處大冤抑所當辨雪大豪強所當驅除大賢才所當薦拔凡監司郡守所不能為者許其奏處其餘瑣瑣之事不必一一經理如此則事簡而易行職專而易舉所操者約所及者廣矣

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覩節年詔諭仰見　列聖及我　皇上慎重風紀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塩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限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參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

職本院無所憑籍以之數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賂有實蹟者奏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究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脩否以別勤惰如此則御史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一除奸革弊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費巡鹽則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歛任情指稱脩

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傳財而差役俾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諮博採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覺即當嚴置之法理使按臨之地風清弊絶以副

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册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冤理枉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眞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實之民鈍

口奪於狡偽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讞獄之吏才情拙於鞫問由是情偽莫分寃枉無辨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職此之由合無令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寃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寃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

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薦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

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恭使以爲好即一聚濫舉多至數拾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蠹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於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

老疾之輩務要核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
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
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含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
人又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
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
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
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如期完報其有等慢無
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
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聽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
推托閃避遷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

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

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爲勘報其自已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拾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已任內勘合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遲悞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

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脩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

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搔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者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向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妄務逞其同心戮力有

盖地方平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實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負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乞者巡撫則不乞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巡撫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

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　准都御史正坐御史偶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　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糾劾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爲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於怙終背禮者敗常怙終者無恩有犯於此難宜於刑切照定遠伯石彪本以疎庸夙承叙廕原由微績起至大官德盛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豢養當懷犬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邇因有疾　皇上待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体戚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合侍班於中

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
禮畢不入內班文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
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
君君適路猶聚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
乎又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待罪豈有明知有犯
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
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
明正其事以昭國典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太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論思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

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華黷褻煩瀆聰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無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況文通登進士第一憑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容貰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

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

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英仍照不中生員事例壹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延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两無足取而苟以充位非徒無

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諛固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為徒為國家之禍而已臣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處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已有視才如已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為忠厚小廉曲謹以為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為為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狥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術政立事上則致君為堯舜下則澤民如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真才真德而用之則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夷聞之而有畏

豈不與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象僻解
體夷狄相傳以竊咲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
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延出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論喧騰不以爲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
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踪迹詭秘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
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
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
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蹌搏擊而已無爲人機軸似
冠深而才不及世駁類吳禎而險過之極身穢臂殊非儒
重之才恭也疾言直爲環傳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

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俯之無勢則軋之張當之故智也是非任情躪轢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為長策以苛刻為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濫非分之地哉夫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德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居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樂廣之勇耶臣竊以為不然

夫古人所以善與我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沉毅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暴躁無狀淺見寡謀人雖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忿律之尋治方隅必然憂功生事其可望之和輯將帥以抗戎虜乎其能必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乎臣揣其能用之避鄙且尤不可居中任事將如之何臣雖非先見之呂誨敢希直諒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勝憤激耳盖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爲甚大也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爲可惜也願乞下臣此

章俾六科十三道公平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
以爲非伏望 陛下以職掌紀綱爲念以用舍關治亂
爲憂將張岐別行叙用如王玹李秉葉盛者乞俯詢外庭
斷以 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
明用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
用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耿南仲之徒乃迭陞兩府遂使
百備廢弛人心頽鈍夷虜乘之以亂中國求今四海全盛
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夷狄跳
踉敢入邊鄙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
可望者頼得人以扶持之耳是豈進賢如不得已不曾千

鈞之勢不輕發可也若又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家猾士益疎曲學佞倖竟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慶邪氣之入複及委之庸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況臣忝廁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 國家得人圖治以階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事之天而已惟[illegible]有厚望也

一[illegible]以隆治本疏　　胡濙

臣聞經[illegible]於侍講之官輔導 儲皇亦莫先於

庶子之職益重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講明之而治道益隆儲君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輔導之而國本益固侍講之官必擇學行醇正之士俾之横經帝幄紬繹古今朝夕論思之際以格正君心為己責以謨謨治道為己任如傅說論聖學於高宗是也若夫庶子之官所以輔導儲君之職而儲君一身又係於左右庶子之正左右正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如周公之輔成王是也夫侍講庶子之官所係之重如此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必求賢良以任之也切照侍講周旋稷以庸才遭逢 聖世謬君翰苑而論思之益不聞俾擢春

坊而輔導之能罔著乃者妄陳章奏掩飾尚書何文淵過惡飾被科道劾其阿黨徇私朋姦罔上之罪蒙　皇上不即加誅此誠天地包容之量也臣愚以為人君之治天下誠不可不用忠良君子而黜姦邪小人也若君子在位雖未遽見其善而治道日以長小人在位雖未遽見其惡而治道日以消彼周旋者誠小人也豈可侍於經筵以備講論乎又豈可列之東宮以資輔導乎伏望　皇上斷以大義示以至公乞將周旋斥逐罷歸別選賢良以任其事庶幾忠良者有所勸而姦邪者知所戒矣臣叨職言路有所見聞不忍緘默以負　朝廷任使之意故為　皇上陳